

舞台劇本《白色說書人》選段

編劇 詹傑

角色

王文彬，45 歲，語言國台交雜

王添財，70 多歲，語言台語、台灣國語

陳國樑，30 多歲，標準國語

以上皆由同一演員扮演，透過表演和簡單衣物轉換，即變換身分

【布袋戲戲偶列表】

▲廖添丁系列—廖添丁、武松、濟公、林沖、孫悟空

▲紅龜、包公、潘金蓮、王媽、老虎、牛頭、馬面

場景

一處窄仄家宅，角落家中有壞掉的電鍋、電視、收音機，等雜物堆積。

屋內正在舉辦著簡單的喪禮，中央有一個香案，牌位寫著顯考王公添財，上頭有供品、香燭，以及紙紮物品，然一切簡陋，處處可以看到手工裁製的悽愴感。空中懸吊有數尊傳統布袋戲偶，都是陳年老舊、被重新找出來的模樣，獨獨有一尊廖添丁戲偶被放置在香案上，一切顯得古怪又帶有一股魔幻怪異氛圍。地上，散落著些許冥紙摺成的紙蓮花。

另有一座紙紮彩樓，一串風鈴，有一把椅子。

每處舞台陳設，都可為布袋戲展演的不同平台，燭火香案，壞掉的電視機、蒸籠水族箱，搖身一變後都可變作布袋戲裡的戲碼空間想像。

◎ 劇本語言，灰底部分即為台語發音。

戲偶的台詞都是台語，夾雜少數國語。唯牛頭、馬面、包公純粹國語。

1. 召魂，我的父親王添財

(戲開場時，文彬躺在地上，累得睡著了，身旁有散落紙蓮花。)
(一個風鈴清脆聲傳來，然而場上的風鈴並未搖動。)
(緊接在風鈴聲後，是幽微如絮的布袋戲後場音樂。)
(香案上的戲偶膠添丁動了起來，彷彿是回應這音樂的召喚。)
(戲偶膠添丁在案上，伸展筋骨、亮相、翻筋斗，做出各種活靈活現樣態。)
(文彬睡夢中翻身，戲偶彷彿在玩一二三木頭人，讓文彬無法察覺。)
(戲偶膠添丁走在香案上，靠近地上仍兀自沉睡的文彬，伸出手，想觸碰。)
(後場音樂漸收。收盡時，文彬張開眼睛，起身，四顧，想尋覓剛剛的音樂。)
(文彬回頭，香案上的戲偶膠添丁已回到原位，似乎從未移動過。)
(文彬起身，拍拍身上塵土，拾起紙蓮花，他是個有點神經質的男子，開始緩緩道來一個關於自己的故事。)

文彬：(朝虛空中小聲喊，怕驚動什麼) 敢是你返來？爸、爸，你有返來嘸？

(四周毫無動靜，文彬有些失望。)

文彬：住後尾巷ㄟ阿龍講。頭七的時候，過身ㄟ人會返來，行入厝內ㄟ時陣，有風，風鈴就會響，這樣就知道。

我問阿龍，那回來以後，看得到嗎？

阿龍笑笑，檳榔吃到嘴摳紅吱吱，他說有一種眼藥水，神明加持，點了就可以看到。兄弟啊價，算你萬二就好。

幹。算卡俗一點啦，三八兄弟，另天你回來，你北同款看你ㄟ到！

(文彬走到香案前，又走到堆放紙紮物的地方。)

文彬：阿龍那邊的房子、車子、傭人、金山銀山，整組買起來要十幾萬。太貴了啦！我去路邊舉看板，也要好幾個月才賺得到。

我自己做也一樣啦，你住起來雨來沒漏，風颳嘸崩就ㄟ檔呀。要不然我再多做幾個外籍看護，菲律賓的，比較有氣質的，去那裡陪你，按內你住陰間作阿舍卡有派頭，走路嘛卡有風。

阿爸，你有返來嘸？

你以前就常常走丟，我實在擔心你找不到路回來

阿龍說如果不是親生的，頭七就不一定會回來，要看緣份。
我塞五百塊給他。

阿龍說厝邊頭尾好朋友兼換帖 special 撒畢斯，教我秘訣，要我擺一些你喜歡的東西。

（文彬輕輕擺弄了場上懸吊的布袋戲偶，看著偶。）

文彬：他說，只要我一直想你，一直想你，跟你說話。
你就可以找到路回來。保障袂嘸去啦！

（對著布袋戲偶說話，整理布袋戲偶。）

爸，你ㄟ記嘸？

我上小學的第一天，老師要大家寫自己的名字。
我一筆一畫慢慢的寫 ”王文彬”。

（文彬慢慢講出”王文彬”三字，一轉即轉為老師，然後離開桌子漸激動。）

老師靠來一看，就把我ㄟ簿仔紙搶過去。

你爸爸是陳國樑，怎麼你會姓王。

我說，我阿爸是王添財！老師你忘記了嗎？

老師你沒有來我家買過東西？我家在廟旁邊開雜貨店。

你爸爸叫陳國樑！

不是，是王添財！

陳國樑！

王添財！王添財！

你爸明明是陳國樑，你還頂嘴，去罰跪！

老師罰我跪在垃圾桶旁邊，要認錯才能起來。

（文彬把紙紮男童放在香案上，看著，好像看到當年的自己跪著。）

我沒有說謊，我不要認錯。

放學的時候，同學都背上書包走了，我還跪著，一直跪到天都暗了。

可是我沒有哭，一滴眼淚都沒有流

後來你來學校找我。我遠遠看到你，才大聲哭出來。

我又餓又累，但臉上笑了起來，因為我沒有說謊！

我爸是王添財，他來找我，要帶我回家了。

2. 布袋戲偶廖添丁與說故事的人

文 彬：阿爸，為什麼老師說你叫陳國樑？

回家路上，我這樣問你。你只說，麥跟你老母講。

我站那裏生悶氣不肯走，一張臉奧嘟嘟。

然後你遠遠的喊我，說，行，阿爸帶你去廟埕看布袋戲，ㄅㄨㄣˊ 魷魚，打香腸。

我一聽到高興死了，ㄅㄨㄣˊ ㄅㄨㄣˊ 叫。

（布袋戲的後場音樂起，吵鬧混雜，還有喧鬧人聲，彷彿回到拚場現場。）

（文彬看向周遭，似乎回到了當年廟埕場景，眼睛都亮了，興奮不已。）

文 彬：去到廟埕，四處攏是人，卡車一台接一台，七八台布袋戲，仙拚仙。

（文彬彷彿在轉播武俠片，或描繪武俠小說般，唱作俱佳。）

（底下文彬每講到一台戲，操偶師念出戲詞，彼此呼應，製造臨場感。）

文 彬：我記得有一臺在演包公審郭槐。

操偶師---包公：狼膽郭槐，口供招亦不招，你若不招，代！牛頭馬面。

牛馬：在。

包公：將他押下，上刀山，下劍海，睡釘板，揉腸肚，不得有誤。

牛馬：遵命。

文 彬：牛頭馬面真恐怖！還有梅花真人鬥濟公！

操偶師---梅花：狼膽濟癲，大鬧梅花山，看我毒霧的厲害…

濟癲：啊，我昏啦！

文 彬：哈哈，濟公愛食狗肉結空空，喝燒酒用碗公！

哇，（操偶師唱一個節奏過場）這邊在演景陽岡武松酒醉打老虎。

操偶師---武松：現在猛虎出林，進無步，退無路，待我赤手空拳擊退猛虎！

文 彬：噯噯噯…還有囡仔尚愛ㄟ孫悟空。

操偶師---悟空：狼膽紅孩兒快將我師父放出來。

紅孩：大膽潑猴鬧我火雲洞，看我三昧真火厲害！

文 彬：害阿孫悟空屁股著火！酸啦！

操偶師：緊來走啊咿，屁股著火，緊來溜……

(這幾句話唱成音樂，偶師先唱，文彬跟著唱！)

(文彬看向香案上的廖添丁戲偶。)

文彬：阿爸阿爸，我問你，哪一仙布袋戲最厲害？

然後你就拿出了這個。

(文彬拿起香案上的廖添丁戲偶。)

(文彬模仿添財口氣，台語。)

刀劍雖利難擋槍，第一英雄哈哈廖添丁。

(廖添丁戲偶亮相。)

(文彬拿起戲偶，重現當年添財口吻，操偶模樣。)

講添丁、說添丁、添丁說不盡。

這個廖添丁，腳手是一頂一，真正是人看人誇獎，鬼看鬼跌到，日本人看到就叫甘苦。百姓將伊當作寶！

廖添丁帶著伊小漢、紅龜仔和日本警察作對頭，來無影去無蹤，還會易容術，改頭換面真厲害。

一會是妖嬌美麗的水姑娘，一會是清癯癯腳老阿公！大家攏無知影廖添丁伊、廬山真面目？

阿彬啊，阿爸跟你講，咱作查脯人，就要親像廖添丁有正義感，敢對抗夭壽、垃圾政府！

文彬：後來睡午覺的時候，你都會拿廖添丁說故事給我聽。

(文彬將廖添丁戲偶，轉交給操偶師。文彬也拿出紅龜戲偶扮演紅龜。)

廖添丁：猴嬰仔，你是誰？

文彬：啊你又攞是誰？

廖添丁：屎恁娘，我廖添丁甘講你看袂出來？

文彬：豪洩。有啥米本領你就展出來！

廖添丁：你這個死囡仔，連我也袂認！

我跟你講，我吐一口口水可鑽過十八面牆，頭殼頂、斗笠往天空一丟，隔天中午才落下來。我、槍法更加厲害，可以打子彈點菸，可以射中巷口尾阿雀姨，她家飯廳菜尾上頭、那隻蒼蠅。連她家一隻螞蟻爬過

去，我用聽的，就知影是公的亦是母的！

文 彬：啊你知樣昨天桌上那塊餅是誰吃去？

廖添丁：猴死罔仔，用屁股想嘛知，除了你還有誰。

（文彬咯咯咯笑了起來。）

文 彬：果然厲害。

廖添丁：厲害歸厲害，但俗語在講螃蟹沒腳不會走！人在江湖走跳，難免需要助手！我ㄟ好朋友，第一代紅龜仔早早返去蘇州賣鴨蛋，我一直想要找一個同款聰明ㄟ第二代紅龜仔。

（文彬急急舉手。）

文 彬：我我我，我數學考一百！。

廖添丁：好，我就正式聘你當我ㄟ第二代紅龜仔。

文 彬：oh ya!

（文彬用嘴巴發出警車的鳴笛聲音。故意的時代錯置。）

（文彬表情一變，低聲緊張地，突然發出警告。）

文 彬：廖添丁緊走，外面幾百個日本警察，已經將這個所在包圍了。

（文彬將紅龜交給操偶師，變成觀眾。戲台上忽然竄出了牛頭馬面，包圍住廖添丁、紅龜仔。）

牛 馬：廖添丁，我們費盡千辛萬苦，才找到你ㄟ行蹤！

你好大膽，膽敢潛入總督府！你想造反是嘸是？

廖添丁：哈哈…恁喔，偷偷走來到台灣，就講自己是政府、是主人，擺袂覺得見笑！我跟你說，吃過番薯簽才是台灣人。

牛 馬：廖添丁，今那日就是恁作忌的日子！

（廖添丁和牛頭馬面打了起來，馬面抓住紅龜仔，廖添丁將牛頭飛踢，牛頭馬面抓著紅龜逃走。）

廖添丁：害囉，紅龜被抓住，看來只能去東海龍宮走一趟，聽說那裏有厲害ㄟ武器，定海神槍。

(文彬突然發聲，對故事提出質疑，戲台上眾偶定格，只剩廖添丁發話。)

文彬：你勒講罕古！是定海神針！不是定海海神槍！而且去龍宮找定海神針根本就是孫悟空的故事！騙鬼袂呷水。

廖添丁：囡仔人嘸知影就惦惦。當初孫悟空會想到要去海底找神針，是他打電話來給我，我才告訴他這故事！伊整身軀衫褲攏是跟我借ㄟ。
害囉！我ㄟ小弟被抓走了，我要趕緊來去水晶宮找武器。

(一陣噴煙，廖添丁變裝，換成孫悟空造型，威風凜凜。)

(戲偶移動，場上轉換成”大鬧水晶宮”戲碼。)

(場景切到水族箱表演區塊，此地分作兩處，定海神槍在水族箱內。)

文彬：哇！變身！

廖添丁：(猴)來到這個所在，烏烏暗暗陰冷啊陰冷，應該是水晶宮到了，不管啦，找武器要緊…

(文彬仔拾來一支九股叉，可以實際上拿了一支尋常吃水果叉子。)

廖添丁：(耍弄一番)這支三千六百斤ㄟ九股叉，突鳳梨插西瓜可以，相殺不行！

(文彬又拾來一支方天戟，可以實際上拿了一支尋常牙籤。)

廖添丁：(耍弄一番)這支七千二百斤ㄟ方天戟，串臭豆腐拄好，做武器不行！

文彬：嫌肝嫌脰，就歹逗陣ㄟ！

(廖添丁繼續探訪武器，走路踢到東西跌倒，發現一個金光閃閃的東西。)

廖添丁：這啥物？莫非是神珍鐵，重一萬三千五百斤，埋仔土底我該如何是好。

(廖添丁繞著神鐵看，打量，神珍鐵可以是一支鐵湯匙。)

(廖添丁試著拔神鐵，失敗。再試，又失敗。)

廖添丁：人家都說這神鐵有靈性，可以聽人話，我來和它先交陪，作一下朋友！
(開始裝可憐)神鐵，阮老母今年三歲半阮囡今年九十三，今日拄著危險，你嘛拜託幫幫忙，好嘸？

文彬：幫幫忙啦！

(神鐵毫無變化。)

廖添丁：神鐵啊神鐵今旦日我見著你算咱有緣，乖，卡聽話啦……

(廖添丁邊說邊撫摸、磨蹭它 神鐵硬起來，隆起。)

廖添丁：啥物…伊竟然歹起來啊……

(廖添丁這回使盡吃奶的力，拔起神鐵。)

(廖添丁帶著神鐵，蹦出水族箱，擋在紅龜仔身前。)

(廖添丁擺弄神鐵，倏忽間，換成了一把槍。)

廖添丁：恁娘咧，這呢大隻莫非是…

眾人喊：定海神槍。

廖添丁：紅龜啊，我來救你了！

(牛頭馬面從某處竄了出來。)

馬 面：定海神槍來了，快跑啊！

牛 頭：馬弟，沒關係，我有從東北帶了東北大老虎

馬 面：牛哥，在哪裡？

牛 頭：就在這裡面

(文彬開紙紮冰箱，拿出老虎。紅龜仔從另一處登場。)

紅龜仔：好加在，要不是我老大厲害，不然這次換我去蘇州賣鴨蛋！

(廖添丁再登場時，已是武松造型，紅龜仔不認得。)

紅龜仔：少年～你是…

廖添丁：哇啦！

紅龜仔：你誰？

廖添丁：我，恁大～啦

紅龜仔：大～，你那～換一套衫

廖添丁：剛剛去東海水晶宮，衣服都濕了，換這套！

(紅龜仔跳到電視上，逗弄老虎。)

紅龜仔：喵？

老 虎：吼！

紅龜仔：不是啊？

老 虎：吼！

紅龜仔：你牛齁？

老 虎：吼！

紅龜仔：慘啊，不是貓，不是牛，不會是…老虎，緊溜！

（紅龜仔跟老虎打，扳住老虎嘴巴）

紅龜仔：等一下，臭摸摸，這隻虎你有蛀牙喔！

我嘎你看看喔，一顆兩顆三顆，這顆好大洞！

（老虎頓住，紅龜仔趁機跑。）

（紅龜仔奔向廖添丁！）

紅龜仔：大ㄟ，虎來啊！

廖添丁：免驚！

（廖添丁拿出槍！）

紅龜：大ㄟ，小心！

廖添丁：孽畜，今天我就要用這枝定海神槍將你打死，為民除害！

（廖添丁正要開槍時，一個踉蹌，失了準頭，朝空中開槍。）

紅龜仔：大仔，卡小心ㄟ，若無銃籽無目睷胡白彈，毋知誰人卡衰尾椎著銃籽。

廖添丁：哪有這麼衰尾的代誌！

（誤發的子彈果然轉了個彎，又朝廖添丁身後飛來。）

（廖添丁察覺，大驚，逃向紅龜仔，嚇得紅龜仔也跑起來。）

（紅龜仔奔向牛頭馬面，一夥人又奔向老虎，結果大家都在逃命，最後摔在一塊。）

（文彬起身，回到原本大人的狀態。）

文 彬：阿爸，那次我們太大聲，吵到人家睡午覺，連鄰居都跑來抗議，還罵了你一頓。你一直跟人家道歉，我笑死了。

（停頓。）

文彬：新一代廖添丁和紅龜仔，飛天鑽地，出生入死，每一次我攞看到嘴呀開開！長大以後，我才發現很多事，你根本都是在唬爛。

一九五九年八七水災那一年，颱風作大水，你說，水淹到好幾層樓高，大船都可以ㄟ開到厝尾頂啊！那年我才十九歲，活龍一尾，潛ㄗㄗ了水擱起來再潛了擱起來，閉氣 kim khui 一次半點鐘久，前前後後救幾百個人！連美國總統攞寫批來給我感謝！

一九六八年，紅葉少棒隊跟日本明星隊比賽！你在觀眾席上，大喊，擯出去，免驚，恁杯給你靠！那個小男生聽到你的話，跟你比個讚，這才打出全場最重要的一支紅不讓！

還有還有，你說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全台灣攞緊張到皮皮ㄗㄗ驚到嘛耗ㄟ時陣，我出世了！眼睛張開一看到你，我就嘴笑目笑，咯咯咯！豪洩！

你說，阿彬，你註定就是要出世來呼大家振作！

所以查脯仔不行哭，被欺負、被罵被幹樵都不行哭，要笑！

不管別人怎麼說！只要笑，咱就贏了！

不過，阿爸，一直到你頭殼越來越臥代，你還是沒告訴我，陳國樑是誰！只有一次，我問你，那個去蘇州賣鴨蛋的第一代紅龜仔是怎樣的人？你說，伊喔，讀冊人、機掰人，死腦筋跟水牛同款，不像你這猴死囡仔，尚會變鬼變怪。嚙過，伊真會編故事！阮一組紅龜仔和廖添丁，走南竄北，江湖走踏，自台灣蘆洲到日本九州，日本人被阮打得節節敗退，你媽媽尚愛聽阮倆ㄟ在那邊噴雞吹，唸瘋話！

那個人叫什麼？我認識嗎？

伊是阮換帖的，叫國樑啦。

然後咧？然後就沒有了。

從此以後，你嘴巴閉得緊緊的，不管我怎麼問，都沒有再提起過！